

我参加的一次党员大会

■随笔/刘姜昌

1968年，我参加了铁四局召开的一次党员大会，让我记忆深刻。

当时，全国大搞“三线建设”。贵州水城到云南沾益的2208线铁路由铁四局一处、二处、六处及其他专业单位修建。局机关位于西南地区的云南省富源县城，西南地区电力行业不发达，局里没有自备电站。

我当时在407电站工作。有一天，站长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说：“你到局里参加一次党员大会。”我感到有点为难，因为当时我还不是党员，只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小青年。站长说：“你去听一听，回来向我汇报，我再向大家传达。”

电站距离局机关走公路有四公里，走山间

古官道也就两公里左右。因电站有澡堂，时常有局机关的人来电站洗澡，所以，我对局机关的环境是比较了解的。当天，我吃过早饭，激动又高兴地沿着小路来到局机关，进了大会议室，里面已经坐满了人。

会议开始由解放军代表（文革中后期，为了稳定正常秩序，各单位、各层次都驻有军代表）传达毛主席最高指示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号召学生回校复课，工人复工复产。会上，军代表告诉我们，毛主席把巴基斯坦总统赠送的芒果，转送给复工复产的北京市工人群众，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慰问。我国当时不出产芒果，市面上也没有进口芒果出售，大家都不知道芒果长什么样子。于是，军代表拿出一个比香蕉短一些的青黄色的水果，说那就是芒果，

但不是毛主席送给北京市工人的芒果之一，而是他托人找来的，让大家见识一下。这个芒果，沿着联椅走廊，让大家传看了一遍。我没有坐在椅子的边头，只是近距离看了一眼，手没有摸到芒果。

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，也是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，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精神力量。“革命”就是政治，促生产就是每个人都要做好本职工作。如今，最大的政治就是发展经济。党的二十大又一次吹响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号角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，开启新的伟大征程，努力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

我已退休20多年了，早已不从事实际工作。但我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，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，积极参加党组织及社区活动，为中铁四局社区的发展尽绵薄之力。

情满柴火灶

■散文/刘牛涛

在我的家乡河南，家家户户的灶房中都有一口柴火灶。

柴火灶的形状是方型的，构造比较简单，由一个锅洞、一口大铁锅组成。烧火的材料多是稻草、麦秸、豆秆，还有从山上捡来的枯枝、木柴。

由于稻草不容易着火，乡亲们就将竹子掏空制作成火筒。烧火的时候，火筒一个口对准带火星的稻草，烧火人在另一个口稍微用力吹口气，稻草便能燃烧起来。

柴火灶很是实用，做饭、炒菜、蒸馒头、煮开水样样都行，特别是蒸米饭时，锅沿边结成的锅巴，又香又脆，咬在嘴里“嘎吱”响。若是在锅巴上撒上一层芝麻、花生碎，入口，更是唇齿留香，回味无穷。

儿时，冬日放学后，我最喜欢钻进灶房帮母亲烧锅，边烧边烤火，是一种莫大的享受。那时候，乡下还没有空调、暖气，严冬腊月，北风呼啸的时候，晚间最暖和的地方就是灶房。家家户户炒完菜做完晚饭后，柴火灶里留有温度的余火四下蔓延开来，整个灶房都是暖洋洋的。母亲还常将几个红薯丢进锅洞内的余火堆中烤着、煨着，不一会儿，浓郁的薯香就飘满了整个屋子。红薯烤熟后，用火钳夹出，稍稍拍打，除去表皮灰尘，即可食用。

另外，每年春节前，乡亲们还会用柴火灶烧水，一大锅一大锅烧好水后，倒入木桶，再将屠杀好的年猪置入桶中，浸泡几分钟后，用“猪刮刨”唰唰刮几下，猪毛就全部脱落了。大年三十晚上，随着家家户户屋顶的炊烟袅袅升起，做大锅菜的日子就到来了。我们最爱吃的大锅菜有糊里爆炒猪头肉、红烧鱼、牛肉炖大白菜等，不管是何菜，吃到嘴里，都是油津津、香喷喷，无比美味。

如今，我是中铁四局一位筑路人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，铿锵脚步永不停歇。但是不管走到哪里，只要想起家乡的柴火灶，就会情不自禁地咂咂嘴，那一道道美味、地道的柴火饭，怎不让人垂涎、想念？

雪与梅

■散文/刘亦真

雪，飘飘扬扬，随着时节脚步来访问人间，落到屋顶上、地面上，万物好像披上了洁白的衣裳。

落雪之日，总会让我想起梅。有人喜欢雪之洁白纯净，有人倾于梅之香艳傲然，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，各有千秋。其实，雪与梅恰是相伴相成之物，宋代卢梅坡有诗曰：

有梅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诗俗了人。日暮诗成天又雪，与梅并作十分春。卢梅坡是既赏雪，又懂梅之人。有梅无雪，梅花少了清绝，连香气也逊色几分；有雪无梅，雪便少了一丝生气，丢了灵魂。

雪是梅的世界，梅是雪的灵魂。梅为雪而怒放，也因雪而妩媚，将自己绽放得如此柔美艳丽。而雪，仿佛是为了梅的心事而落，将自己修炼得如此晶莹剔透，洁白无瑕，不顾一切从茫茫苍穹降落，只为寻找梅之芬芳。

宋代吕本中说：“雪似梅花，梅花似雪。似和不似都奇绝。”这份奇绝，恰似千百世的情缘。梅伴雪而生，张开双臂，拥雪入怀。雪纷纷洒落，与梅紧紧相拥，为梅作陪。即便雪融化为水，梅零落成泥，都曾轰轰烈烈。是的，我爱雪，亦深深爱着梅。

一壶酒，满上一盅“吱儿啦”一口，一抿嘴一闭眼一伸脖，一杯老酒下肚，顿时那个爽劲从后脑勺一直辣到脚后跟。他们边喝边唠着家常，气氛和谐温馨。

寒冬腊月，在物资贫瘠的乡下，一个小小的火盆慰藉着家人冰冷的身体、柔软的心。在温暖的碳火中，我们走过那段艰苦漫长的岁月，日子越过越好。

如今，家家户户都有了暖气或者其他现代化取暖设备，火盆已经悄悄退出历史舞台，但只要想起当年的情景，思念之情便油然而生，是奶奶和火盆给予我童年的快乐与温暖，一路伴我健康成长，感恩！

那一年
姥爷带着家人迁徙兰州
在铁路旁的小区内
生活至今
我呀，是个地道的“老兰州”

儿时，每到周末
邻居奶奶亲切地将我唤至
小院内
热气出笼的白馒头、大肉包
炸至金黄的油果子、麻叶子

兴高采烈地兜回家
寻常，读书的日子呀
与小伙伴手拉手
说说笑笑并肩走
5毛钱一份的洋芋片
你一块我一块
银铃般的欢声笑语
洒在上下学的小路上
春节，在东方红广场

怀念兰州

■诗歌/刘权力

爸妈将我扛在肩膀上
远远望去，目光所及
龙腾虎跃，锣鼓喧天
上下翻飞的舞龙舞狮表演
憨态可掬的大头娃娃

古色古香的划旱船
精彩纷呈，热闹非凡

正月十五，吃完元宵
穿过灯火阑珊的街
驻足在白塔山顶

身边，爸妈笑语盈盈
头顶，烟火如梦如幻
在爱与亲情的包围中
赏烟花漫天
享人间清欢

而今，定居在
三国故里古庐州
与兰州渐行渐远
飘着孜然熏香的烤肉
盖着大块牛肉的拉面
掺着牛奶鸡蛋的醪糟
逐一变成
心头、眉间的乡愁
驱之不散，拂之还来



《踏雪寻梅》

(王衡湘 摄)

祖母和冬天

■散文/刘鲁颖

清晨，走在海阳街头，拥抱第一缕霞光。路旁的梧桐叶随风飘落，踩上去窸窣作响。早餐店门口的炉子，被热气腾腾的雾气萦绕着，让本是清冷的街道，平添些许热闹。天气预报说，本周胶东半岛将迎来新一轮降雪，初雪也将如期而至。说到雪，便会想起2008年的那个冬天……

那年，家乡突降暴雪，短短半天时间，路上的积雪已没过小腿肚。放学，自行车是骑不了了，只能一路推回家。平时仅需半个小时的路程，我却整整走了三个小时。

到村口的时候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家家户户大门紧闭。角落里，我家的屋顶，落满了雪，年迈的祖母倚在门框上，望向村口小路的眼神中写满焦急。天色已晚，雪路难行，见我迟迟未归，祖母一定担心坏了吧！见到我，她

兴奋地起身，我则丢下自行车，飞快地向她奔去。祖母握着我的手，不停地问：乖乖，冻着摔着了没有？赶紧进屋吃饭，定是饿坏了！那一刻，我看见祖母头上的发丝，如雪一般银白。我渐渐长大，祖母却在光阴中日日老去了。

后来的我，不管走到哪里，只要到了冬天，飘雪的时刻，总会想起祖母。那年那日，她立在风雪之中，沿着小路，焦急的目光远远地凝望着，凛冽寒风无情地抽打她的脸，掀乱她的发，她一定很冷很冷，但她顾不上头顶的雪、耳边风、身体的寒，只期待着我尽快平安归来。

血浓于水的亲情，是一种无形的力量，支撑着我走过一年又一年的冬。天虽寒，但心是暖的。

■散文/刘华成

那一株兰花

去年春节在家，见床头放着一本《张幼仪传》，好奇心作祟，翻开书……

细细读完，想起在项目部，业主赠我的一株兰花。

初次见面，笔直挺拔的茎，鲜绿欲滴，仿佛一条水绿丝巾，带着隔夜的清露，在微风中曼妙轻舞。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办公桌上，日日观赏。可没过几天，兰花渐渐颓败，瘦骨伶仃。细长的叶子颜色暗淡，边缘甚至生出无数大小不一的斑斑点点。将兰花的腐朽之态拍下来发给赠花人，我说：“那株兰，怕是要枯萎，活不了几日了。”他回道：“甚是可惜！那乃是兰中极品，若是养好了，则花色优雅、香气清冽。”

半信半疑间将花移至阳台，兰沐浴阳光，吸收大自然之精华，或许真的有奇迹发生呢？

不久后的一天深夜，在半睡半醒间，忽然一阵花香，丝丝缕缕飘进窗，沁人心脾，像雨后的新鲜空气，把我的心过滤得一尘不染。起身四处找寻，半天竟寻不到出处。那香气百折回肠、低低萦绕，幽雅静谧好比唐朝时的田园诗，清冽活潑似宋年间的长短令，细细品味还有些许元曲的俏皮妩媚……左思右想，终于想到了那株兰，冲向阳台，果真是那株兰开花了。花色青白微绿，花蕊细碎明黄，花瓣像待飞的蝶翼，在杂乱的墙角安静、孤独地盛开着一小一小、瘦弱的花朵，竟倾吐满屋馨香。

张幼仪，就是那不被诗人重视、爱惜的兰花啊！面对诗人的薄情、冷漠，她再是温柔、贤惠，他也不喜、不惜，鄙夷地称呼她“乡下土包子”，弃如敝履。被迫离婚，独自生下次子，又在次子意外夭折后，张幼仪一改往日卑微、努力讨好的模样，在痛苦与绝望中奋力崛起，坚韧、果敢、无惧。凤凰涅槃，华丽逆袭，她任职上海东吴大学德文教授、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，后来又担任云裳服装公司总经理。失去束缚、枷锁，她终于活成了自己的一道光。

就如那株起死回生、芬芳盛放的兰，任风雨来袭，依然屹立苍穹，顽强地吐蕊溢芬芳。

冬夜听雨

■诗歌/刘朱嘉兵

冬夜，窗外的雨
细细、碎碎
仿佛在温柔吟诵
一首写在素笺上的
唐诗宋词
声声悦耳

让我沉醉在
大自然的静美中
无法自拔

不忍睡去
唯恐梦回故乡
那雨夜中的遍地残叶
写满离愁
却无人捡拾

火盆暖冬的日子

■随笔/刘常宝剑

“火盆来了，赶紧穿衣服，上学不能迟到。”奶奶一边吆喝，一边将火盆端进屋，不一会温度就上来了，窗上的霜雪开始融化，屋里暖融融的。

火盆，是奶奶用黄泥做的，口大底座小，形状有些像酒店中常用的酒精火锅。它不仅可以用来取暖，还可以烤蚕豆吃。具体的做法是：轻轻将火盆表层的冷灰拨开，将蚕豆平放在贴近带着火星的灰层上，三五分钟后，那饱

满的蚕豆便被火灰烘得发出吡吡青烟，粒粒欢腾着，香气扑面而来，让人馋涎欲滴。烤好、放凉后，迫不及待地抓一把放进口袋里，带到学校可以吃上一整天。纯天然豆香味十分浓郁，吃到嘴里酥酥、脆脆的，是记忆中的一大美味。

另外，火盆还可以温酒。春节，亲戚到家中来，爷爷迎客进屋坐下后，取来小火盆，温上